

前海寻梦

季 宇



前海是现实的,也是梦幻的。现实,它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;而梦幻,则是它的建设和发展是那么神奇。前海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,从零起步,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美好的图画,为“改革再出发”谱写了一曲曲梦幻般的史诗。

走进前海,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。早在2012年,我就从媒体上得知前海。党的十八大以后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对前海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。这是改革再出发的号召,也是深化改革的动员令。从此,一个个新发展,一个个新举措,一个个新数字,一个个新成果……有关前海的报道,让人目不暇接。

几年过去了,前海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?我一直充满好奇。

终于,我有机会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半岛西部的前海。4月的北方还春寒阵阵,但深圳早已是热浪扑面,到处生机勃勃。这是我第二次来深圳。第一次是1996年,为了拍摄一部反映特区生活的纪录片而来。那次拍摄,摄制组采访了奋斗在深圳的广大创业者和改革者,其中包括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先生。就是他率先在全国喊出了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。如今二十三年过去了,我又一次来到深圳,来到与蛇口一山之隔的前海。如今的前海已与蛇口融为一体,合称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。

前海最令人称道的还是时间和速度。2012年,深圳南山半岛西部还是一片滩涂,如今一片十八平方公里的新地,这就是现在的前海。前海自贸区展示厅,墙上一幅幅照片真实记录着前海的年轻,向我们诉说这块热土的沧桑巨变。前海的发展是惊人的。几乎每一

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都在变。据陪同的同志介绍,前海建设高峰时,有八十多个工地同步而建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,这是改革之初激动人心的口号,而第一个挂出这个标语的地方就是蛇口。如今,这个标语牌依然高高矗立在大南山脚下的时间广场,成了深圳改革精神的标志之一。当然,今天前海的发展早已不是当年可比。不过,其精神依然一脉相传。走在前海,每到一处,我都强烈地感受到1996年第一次来深圳时那种改革带来的振奋和活力。争分夺秒,只争朝夕,这是当年深圳的精神,也是今天前海的精神。

前海是现实的,也是梦幻的。现实,它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;而梦幻,则是它的建设和发展是那么神奇。前海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,从零起步,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美好的图画,为“改革再出发”谱写了一曲曲梦幻般的史诗。

在前海采访期间,我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“奇迹”。在这奇迹的背后是一串串数字和故事。当然,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前海人的创新精神。前海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新起点,也是深港合作打造的新平台。它承担着包括自由贸易试验、粤港澳合作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创新驱动发展的“四大使命”。这是一块试验田,也是改革的深水区。摆在前海人面前的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

新问题、新挑战。作为自由贸易区,它连接港澳,同时与世界接轨——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制度,前海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。前方没有路,一切只能从头开始,探索前行。一位领导介绍说,“我们深感责任重大,刻不容缓。唯有创新,不断地创新。这是唯一的出路,也是必然之路。”

在参观的过程中,我们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。首家由港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成立;率先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,首创跨境缴税,完善多元化缴税平台,降低港企进入门槛;实现外商投资准入“一口受理”……据展馆工作人员介绍说,前海围绕投资便利化、贸易便利化等八大重点领域,推出四百多项制度创新成果。创新无处不在,前海人创造了一个个“第一”,正载入史册。

前海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样板。在这里要看的地方太多,但由于时间关系,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参观。中集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制造的杰出代表。它们制造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填补了中国制造的空白。这个庞然大物,一台造价相当于四架“空客”飞机,技术要求十分复杂。该领域过去一直为新加坡和日本等国所垄断,但现在中集海工已成功打入世界市场,并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。作为金融高地,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就是其中一个缩影。它精致漂亮,功能设施齐

全。目前,已有三十多家国内外知名财富机构入驻,几千家证券、银行、基金管理公司登记备案。它的目标是构建基金产业集群生态圈,打造基金监管高地。

连续的参观虽然使我略感疲惫,但更多的是新奇和振奋。尤其是在深港青年梦工场,我的观念又一次得到了刷新。所谓“梦工场”,就是创意的试验场。任何创意都可以在这里试验,并得到孵化。每一个创意者都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。“梦工场”给你提供各种支持。如无偿入驻、提供各种贷款,还可以帮助你把创意转化为制造。大批香港青年开始涌向这里,为实现他们的梦想入驻,而且成果已经初步显露。

最为可贵的是,“梦工场”保护一切创意,不论你的创意是大是小,在这里一切平等。在我看来,重要的不在于创意本身,而在于支持创意,保护创意,这才最重要。也许用不了多久,一个个丑小鸭就会变成白天鹅从“梦工场”成群飞出去。在科技时代,最大的竞争在于创新。这就是“梦工场”的价值所在。

离开前海前,我们来到标志性的前海石前合影留念。下午时分,阳光灿烂。望着眼前的大海,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从海上横跨过去,气势磅礴。我一直认为,生活在深圳是幸福的。因为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在快速变化,朝气蓬勃,充满活力。

我的家乡在冀南平原,缺水。从小见到的是满眼黄土地,晴天时大风一吹黄尘滚滚,鼻子里盈满土腥气。父母给我起“江滨”这个名字,带着对水的渴望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光有土没有水怎么行呢?

其实,我的家乡曾是水乡。因地处漳河湾,故村名湾子。我小的时候村东还尚存一道隆起的大埧,自西向北拐了弯,那是漳河故道,秦末巨鹿之战“破釜沉舟”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想想,那时的河水该有多么波澜壮阔,要不何以载得起这沉厚的历史?一枕水声,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。我的村庄往北二十里,现存“沙丘平台”遗址,据说历史上可以上溯到商周。那时此地除了林密草美,鸟兽麋集,更重要的是旁临一泓大湖——大陆泽,与云梦泽齐名。黄河多次改道,曾在我家乡的土地上奔流了六百多年。湖河交错,空气湿润,每一片树叶都是水灵灵的。

然而,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旱乡。我小时候所看到的水,除了雨水、井水,就是村里的两眼池塘,我们叫做水坑。村中间,村西头,各有一处,约百米长,五十米宽。坑里的水是下雨的积存,但很奇怪,一年四季从不干涸,只是夏季水旺一些,冬天水少一些。池塘边生着大片的芦苇,仿佛柔软的绿竹,随风起伏,芦花摇曳,小鸟在上空啾啾盘旋,给平淡的乡村平添了一份景致。到了夏天,水坑就成了男人和小孩的乐园,打扑腾、捉小鱼、挖泥鳅,女人也常在水坑边沿浆洗衣物,和水里的人们开玩笑,欢声笑语和泼刺刺的水声一起喧嘩,庸常的日子有了滋味。最主要的,是这两口水坑沿上都有一眼甜水井,供全村人饮用,每天用扁担挑回家倒进瓮里储存。坑里的水从不干涸,水井就取之不竭,我曾经抓着井沿亲眼看到过井壁四周有水流渗出,仿若泉眼。村里头也有其他的井,但井水苦涩,不能饮用。

地里也有几眼井,人工凿成,井壁用青砖砌就,井口上方架着轱辘,汲水的时候将筒放进井中灌满,用力摇动轱辘把提上来倒进垄沟,流入地里。这样一筒一筒地摇,是一件极累人的活儿。而且往井里放筒的时候,绳子急速下坠,带动轱辘把快速转动,经常发生人躲闪不及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。汲水如此不易,所以浇灌的都是菜地,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白菜、萝卜、油菜等等,地块不大。至于庄稼地,只好靠老天爷帮忙。因此,村里大片的地都荒着,任荆条、扫帚草、苜蓿兀自生长。那时井水浅,十分清冽,即使夏天都透着一股寒气,人们称之为“井拔凉水”,甘甜清爽。

忽然有一天,村里有了机井,人工打井、汲水都成了历史。刚开始抽水是用柴油机,与拖拉机一样,用摇把启动,转,猛转,突——黑烟喷出,喇喇喇机器转动,霎时一股白色的水团从管子哗哗涌出,欢畅地流入干渴的土地。后来,电泵取代了柴油机,电闸一推,水流喷涌。机井增多,遍布田野,使每一块旱地都变成了水浇地,一改“望天收”,人们将庄稼的收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那些野生的荆条、扫帚草、苜蓿郁郁葱葱的庄稼所代替,产量骤增,加上责任田自种自收,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,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这些年,家家通上自来水,将扁担送进博物馆。我是挑过水的人,深知一根扁担压在肩头的

那一湾清凌凌的水

刘江滨

分量,一趟下来,肩膀硌出血印,两腿如灌铅,汗出如浆,浸透衣裳。现在农村的孩子们大抵也见不到扁担了,更不用吃这种苦头了。

然而,曾几何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,使华北地区成了“漏斗”,打一眼井需要几百米深。县域内的河流断流,河道里是各种工业废水。好在这些年“绿水青山”的理念如浩浩春风驱散了阴霾,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慢慢变成了现实。家乡的河道赶跑了黑水废水,清清水流一路欢畅哗哗奔涌。碧水青草,蓝天绿树,干燥的空气多了几分湿润。

前不久,我回老家时特地选择了途经滏阳河的路段,驱车从主路上下来开到河畔,驻足细细观赏。滏阳河发源于邯郸峰峰滏山南麓,故名。它曾经是家乡的一条名河,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河水滔滔,舟楫繁忙,是到天津的一条重要航线。如今,滏阳河成了“引黄入冀”工程的主干河道。只见岸上竖立着两个公示牌,一个是“市级河长信息公示牌”,一个是“县级河长信息公示牌”,分别注明河道名称、起点终点、河道长度、几级河长的名字、联系电话、河长职责等,其中“治理目标”写得清楚:“污水无直排、水域无障碍、堤岸无损毁、水面无垃圾、沿岸无违建。”可能是枯水季节,河道水流较浅,但清澈见底,水面泛着波纹,缓缓流向远方。岸边绿树掩映,别有一番乡村风光。

景是故乡美,水是家乡甜。家乡的那一湾水,从地下到地上,从远古到今朝,迁延流变,湮没风尘,滋养着一方百姓生生不息。在新的时代,其清凌凌的迷人面容愈发可期。

本版图片来源:人民视觉

梅江之畔听歌声

许 锋

梅州有梅江。梅江不宽。站在此岸,能听见彼岸的声音。

我站在塔桥上,向远处眺望。夜色似乎阻碍了我的目光,由远及近,只看见褐色的江水缓缓地流淌。

我踩着浮桥,由此岸向彼岸行走。孩子们在桥上蹦蹦跳跳,童音飘散,宛如清脆的音符。夏夜的燥热被岸边蝉声唤醒,及至江中,又被江风稀释。江风拂面,拂过肌肤,一卷儿又一卷儿的清凉。

我握着栏杆,望江,望岸,望梅州。我不知这座城池,经历了如何的风雨沧桑。

我的目光落入江中,随波逐流。一束束光,已经在江中点燃。黄的、红的、蓝的,泾渭分明,又时而交错缠绕。波光跃动,或明或暗,一片金黄,又一地碎银。光,来自沿岸的楼群,来自万家灯火。我望着一扇扇窗,窗前人影绰绰。我知道,楼上的人也在看江,看人;听江,听人。生生不息的梅江,是梅州人的心灵画卷,一朝,一夕,日出,日落,逝水流年,百看不厌。

人声渐起,嘈嘈切切。听不到江

水声。二十六只浮舟,稳如磐石,托着由此及彼的人。岸上,传来高昂的歌声。歌声掠过江面,惊扰了一只雀儿,它勉力飞翔,在江面起伏、盘旋。又一只燕子,从对岸飞来,划着精致的弧线,在粼粼的波光中留下一道优雅的剪影。

夜色中,两个旅人,我和他。他唱,我听。歌声被空旷的江面混响,被江风扩散,在彼岸与此岸间萦回。我听见了他的心跳,他的心曲,他的爱与情。江风,吹散了我与他之间的隔阂。

而他,阿碌,是土生土长的梅州人,会唱客家山歌。

我是旅人,旅人为客。他为旅人放开了嗓子。

“山歌唔唱心唔开,大路唔行生溜咭。四方宾客来相聚,山歌美酒捧出来……”

客家人的歌声,如山野之风,在河面飘摇。我听出了原生态的质朴、热情、善良。

江中,一艘船远远驶来,是一艘红彤彤的游船,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,裹挟着江风,裹挟着文明,岸上的树,岸上

的人,喜庆起来。自然而然,音声相和。

梅州,在水一方。梅江,一江流水,十里长堤。水连水,人连人,心连心,连着祖籍梅州、分布在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万海外华侨华人。

阿碌,叫曾碌顺。梅江之畔,是他的“点”。他的两合音响,花去五千多元。他为旅人演唱,也为旅人一展歌喉提供“舞台”。他的名字里本是“碌”,他改为“碌”。只有忙起来,干起来,才有“碌”,才能顺,才能幸福。当晚演出结束,他一手拎一台几十斤重的音响,拾级而上,穿越寂静的街道,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梅州客家,英才辈出。宋湘、丁曰昌、丘逢甲、黄遵宪、张弼士、林凤眠、李惠堂、曾宪梓、田家炳……众多社会各界名人,其中不乏院士与大学校长。

南方的夏日,清晨,已是艳阳高照。我来到梅州市梅江区东郊周溪畔寻访一位先贤。“人境庐”,正是黄遵宪的故居,你会轻易想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。故居古朴典雅,文化积淀深厚,展现了晚清时期客家人生活的历史风貌。客家书生

黄遵宪,一生“明于识、练于事、忠于国”。其崇高品质与忧国忧民情怀为梅州人所津津乐道。

梅州客家还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——叶剑英,梅州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人。我不由轻吟其诗:“雁有凌霄志,村雷不失群。遥遥飞万里,阵影入彤云。”鸿雁于飞,肃肃其羽。叶剑英纪念馆青山含黛,田园青翠。馆内陈列大量珍贵的照片、手稿、题词、文献、文物,向人们展示着叶剑英元帅光辉的一生和崇高的革命风范。

梅州学宫,旧时为梅州最高学府。学宫坐北朝南,东西廊庑为悬山顶,上覆绿色琉璃瓦。梅江区文联在此处办公。文联负责人指着一个八角石凳言,朱德曾在这里发表演讲。1929年10月,朱德、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挺进梅州,攻占梅城,史称“梅城战役”。

秋枫耸立,古树参天。革命的硝烟已然散去,故事却长久流传。

一位老人带小孙女在树下纳凉,一只嫩黄的幼蝶在小女孩面前顽皮地飞舞,小女孩兴奋得吱吱呀呀地叫,说的是客家话,我听不懂,大人们都笑了。



大地